

集部

東堂集卷四

宋　毛滂　撰

七言律詩

次韻方明叔見贈

法書亂眼極牛毛卒業何時愧李翺好在先生無燥濕老來秀句絶孤高不知蹭蹬沉鸞枳却念疎慵似馬曹誰薦薛公經行著折腰江縣豈殊褒

曹使君舍夜飲歸步月出城山色如畫作詩一

首寄曹

西曹滿百第相聞東閣招延氣自春雞肋天教辭怒臂牛心公與慰饞唇酒紅欲去風吹頰山碧來迎月滿身步入栢陰清夜急敲門惟有鶴膺人

對雪二首

玉京咫尺不應疑龍鳳交橫舞屢欹素色可能粧粉並真香直到齒牙知珠樓先曉月未落瑶草自春天亦私千里一裘誰有樣鄒郎吹律為薰之

空庭白鳳舞毰毸撲帘窺簾去却回柳絮似將春色到梅梢不認月華來輕盈舞殿三千女縹緲飛天十二臺定有仙人來種玉藍田歸計少徘徊

桐君山邑人呼為小金山桐君所廬也

塔廟新嚴跡半空山前山後但孫桐樓臺影壓浮天浪鐘鼓聲隨過岸風定有龍宮在深碧初疑海市變青紅衆醫不識人間病遺篋誰知藥石功

代人和孟羽

東野多窮輙自鳴半生雲水共將迎朝廷纎悉收遺老筆勢巉巖壓後生天上恩袍新草色道傍詩句古鐘聲出秦壯思磨鋒鍔欲破劉郎五字城

生日　集題有脫字

要作人間浩蕩春便應三日對東君萬牛早汗十圍木百穀終甘一寸雲天下公侯端有種日邊鴻雁不離羣寶爐善頌區區爾何似君陳德似薫

代館職應詔和元夕

太平樂事及黎元桂月蘭燈照有年景焰煌煌浮魏闕清光穆穆抱堯天皇明燭遠輝星斗膚唱宣和勝管絃十二明珠供照乘夜光飛出九重淵

送朱朝夫過江北

愛君如竹可無君君去吾歸麋鹿羣他日漫同千里月明朝相望一江雲餘尊尚得須臾語新句那能欵曲聞人到寄書應不識花間但覓醉參軍

送遐舉解德清縣章

吏最年來三再書野梅官柳映歸途不容車下牛將犢猶説桑間雉領雛萬里摩霄看鵠舉一城臥轍作兒呱東鄰病骨誰料理十駕相追肯少須

和孫守三月二十七日開宴

繡段遮簷玉刻樽揚州春色最先醺落花風起舞茵捲秀嶺烟生媚黛分酥面錦靴輕轉雪粉吭牙板細留雲要他桃李長依舊不借東君借冦君

次韻曽公袞

翩翩公子蚤知名詩句年來特地清客館可應堪倒屣
燕編曽不累懸衡南飛倦翮都無與北道主人終有情
想見綠疎前夜雨跳珠㸷玉伴吟聲

縣境不雨數遣比丘禱佛於廟祀龍於社皆不
雨聞龍居嚮潭水中往潭湄刑鵝而祀之初崖
月微明有風颯然動衣袂祀竟雲物出雨態生
已而遂雨然歲豐時和蓋造物者之力而龍之
惠也至前此不雨乃令之無狀所名爾縣之諸

儒反為歌詩以雨歸令甚無謂聊作一詩奉報

自酌椒漿酹紫淵步虛聲徹羽衣翩原註祀日先遣道士作步虛聲祓除不祥壇心月冷刑鵝俎雨脚風揺浴豨天原註雨書云河中雲如浴豨乃雨百里飽看紅穲稏一杯輕愧黑蜿蜒章編漫記經綸事老對雲雷却惘然

縣境不雨禱響潭得之明日一龜出潭水上取以歸縣齋諸進士有詩因作一首

崖雲送雨一村凉千頃扶疎緑穎香白馬誰將河伯命

緇車先趣大夫裝老來未覺巢蓮近遠去惟知曳尾忙

趣我還山先辟穀林間日月伴君長

孫使君約觀燈以病不果往以詩見強次韻和

酬

羅綺山前捲旆風夜游車馬畫圖中落梅已恨青春減

投轄那憂碧酒空座上精明唯定國原註公爽健過人深夜對客不少見

勸眼中耐久秪元同原註來詩道昔曾舊遊而故人之意惓惓不衰勤呼為惜

蓮燈爛多病猶貪芋火紅

燈夕當三日而罷今至四日五日國人尚紛然出遊勢不可禁天既雨仍作小晴老稚皆有閒暇不迫之色千兵所至驩呼隨之此前未有也聞使君復為人强出聊作小詩記一時之事

廉纖飛雨為誰休爛漫懸燈總未收自是一年無歎息不妨五夕得嬉游後車鸎燕春聲軟前騎熊羆夜氣遒兩對紅紗三百炬揷花擕酒趂遨頭

定光梅開僕以病未能往觀亦緣此辭閣立之約

今辱示詩走答一首

七里梅花自一村縣樓目斷暮雲深玉人為弄昆溪笛
麈榻空横單父琴知有春心傳庾嶺可無雪興在山陰
金鞍簇馬何時到試聽東堂偪仄吟

伯駿同官以僕禱雨龍湫屢致百里荐歲熙和
官曹無事作詩見寵輙次韻奉酬一首

荐歲熙和屬臥龍得分閒暇與君同春筐縷雪衾裯足
午甑吹珠頰輔豐蜥蜴興雲誰汝信商羊舞雨自言功

州人欲識餘霙雪寄與飛廉百里風原註武康去州城百里前日大風折木隨即見雪乃禱龍之明日也

代張蘭送太守

雹轉雙旌雨結愁水流行色過芳洲牘風殘月誰交取别酒離歌且駐留千里溪山記詩伯一年鷗鷺識遨頭朝天不作含香伴為想林間春意幽

代張菊

去年出郭麥風秋憶共兒童逐細侯煙雨一溪行色動

管絃千里頌聲留斷魂南浦横離恨注目東山想舊遊

西檻露團春不管抱叢寒蝶伴清愁

王治中招余飲丹陽劉公雪苑英公在座主人

俾余坐中席僧居左道居右衆賓列坐兩傍曰

道之所在也余敢當此哉為詩以謝之

宇宙中間道最大禪仙並立儒為尊誰將幻怪驚愚俗

總向虛空認法門此土猶知名教重昔人尚有典刑存

愧予晚陋羞前哲願以鄉盟齒弟昆原注此後無論教只序齒

和巨中游芝山

俗狀塵容欲養成猶慚岫幌不吾扃任慵讀律知難入忍睡看山輙暫醒蘭茁有時應吐秀茗根無味强通靈朝霞夕菊全堪飽肯給侏儒學歲星

次韻答琳老

雲水肝腸要掃除筆頭費盡淡工夫居山應免逢京兆過我聊當見子虛夜卧春蒲諸念冷晚吟秋漢一峯孤打包來作臨卭客車騎雖無亦甚都

奉送徑山無畏老人謁吳興蔣使君無畏能作

詩寫字去徑山五年遨遊江南以歸遂過僕於

此聊館之旁寺老屋三數間而已當坐名山勝刹

大佛事而此非所宜安也

一生凜凜伴龍湫末後飄飄逐置郵老屋相安真煦沫

扁舟獨往亦浮漚晴沙照影支離晚寒研磨煙骨董秋

八月驚潮翻口角鈴齋說似古裴休

送參寥遊京師

青鞵布襪脚騰騰行住湖山自滿脣朝日已升天晧旰秋風猶弄鬢鬅鬙道逢京尹聊須避坐列諸王儻可登認取參寥泉上月綠煙開處在觚稜

次韻琳老

夢魂夜夜釣魚臺懷抱何當亦好開竹日一窻窺我病溪風三里送詩來天花散滅雙瞳冷香燼蕭寒萬相灰欲與道人遊物外故山情在首重回

徑山無畏老人從旁郡來解包武康觀音院昨

日訪别云當走錢塘吳興二郡謁林豐二主人僕恠其枯槁淡薄士當無求於世反從事於王公門墻下老人知僕意因云二公有道士我佛所謂大長者輩今佛長城在彼我當歸之僕是其説作詩以餉其行老人常掛瘞鶴銘於座右自言得其行筆法又若吟名於士大夫間屢過僕東堂飯每稱吾家飯美以故併載詩中

海上仙人為守闗杖頭風月冷金鐶秖縁長者曽傾蓋

不為諸侯故出山瘞鶴字勤衫袖黑敲門詩若鬢毛斑
歸來一鉢東堂飯自有溪雲作伴閒
僕罷官東歸過杭州寓六游堂而樓閣倚空江
山在目僕甚樂之無畏老師自武康送客至此
過僕於此堂之上留飯終日頃僕作武康令居
縣之東堂每與師飯於堂上數稱東堂飯美每
食輒兼人別十數年飯猶健也然師於世故泊
然了無芥蔕獨於東堂故人若不能忘情者亦

復可怪戯作詩一首其末併道所懐

道人送客過林扃先識穿雲拄杖聲内苑深居無一念東堂久闊尚餘情且欣能善將軍飯未怪頻飜吏部羮小住家風殊不惡一江明月看潮生原註内苑老師新作彌勒殿橋名

僧惠澄從余學詩

花開花落古東溪賸馥殘膏今在誰後世那能接光焰上人聊復問藩籬散花高座真無事乞食空腸僅不飢急喚清風下佳樹盡吹塵土出詩脾

上元夜

翠輦遥窺日角豐陽光浮喜散雲同原注十四日微雪 海山不動雙龍矯天信頻頒一鶴通胡越照臨清景内唐虞消息笑聲中六街鼓舞誰能强三尺兒童識帝功

五言絶句

過静林寺用琳老韻作四絶句

空庭不見人烏啄僧臺食林深露未晞微風灑花瀝

且來東堂日相值柳橋西癡鴞弔落花全學嬌兒啼

橙花亦娟娟照水弄清白孤香少人知黄蜂自為客

寒溪祇數尺炯炯涵晴空寄目誰與論翠荇牽春風

春詞

日催紅鞓糅雪放緑𡛟茸莫向東郊去王春在九重

雲母春冰薄氍毹曉氣暾尚垂宵旰意加惠及元元

雪盡牙籤暖芸生竹簡香夜分猶樂此定喜日舒長

精華初結紐璧水再逢春杞梓扶疏見君王自作新

雲避南山曉天回北斗春榮光生八彩壽色雨嶙峋

君恩破寒色天笑覺春回先暖延和柳曾無羯鼓催
瑞日暉暉上非煙冉冉收晴川蠶可浴翠潋荇初流
柏酒勤稱壽椒塗蚤却寒静無遊樂事殊闕濯龍歡
曉光開繡幄晴色上金除初進春衣窄猶應澣濯餘
庶草將蕃廡羣陰自退消遲遲杏梁日長照紫宸朝
八風調養力九地發生深共被年豐賜誰知日昃心
晛晥黄鸝出參差紫燕飛君仁量罻闊恵及羽毛微
粉壁椒花馥瑶釵彩燕翩東風呼與得隨意作春妍

日養千花氣風和百和香君王自仁壽栢葉更稱觴
寶歷垂無極璿璣轉未央繡楹膏露潤玉殿紫芝香
穆穆清光外葱葱佳氣中雲天看斗柄寰海受和風
玉甃蘭封斝瑤池柳養金宸章先造化摛藻自春林

夏夜

毒暑彌三伏微凉起二更月窻風竹亂煙渚露荷傾案此詩從宋詩紀事采補

七言絶句

遊石橋寄郭庭晦

亂峯攢劍護清幽萬壑雲煙暮不收欲就詩壇借旗鼓為君爭取一橋秋

偶成二首

隨風出岫不知歸身落黄塵夢翠微本亦無心膚寸事故山却合自由飛

此生弱草寄輕塵辜負南山笋蕨春好去桃花破浪暖清風明月不辜人

琳老送瑶花數葉云作香燒氣甚清馥

璀璨誰將玉作春天魔故惱老詩人金爐送在東堂手便有清香遍四鄰

德清五兄寄清茶

玉角蒼堅已照人冰肝寒潔更無塵鳳凰雨露生珍草不比榛蕪亦漫春

送茶琳老

道人詩思前溪水流出山來亦自清謾寄鳳凰臺畔雪

不妨竹裏潤琴聲

競渡

風旆悠悠水漭船浪花飄覆自揺天汨羅誰復追忠義
爭快兒郎一棹先

石校書

按書使者過蕭閒但恐韋編有蠧干豈識郝公藏萬卷
平生檢校費心官

雨中採石菖蒲

皂蓋銅章久汙人青鞵布襪亦生塵今朝獨向秋雲裏幻出林泉自在身

濺濺小水碧逶迤叢菊寒深蔓翠垂採得菖蒲未歸去滿身煙雨立多時

秋雲作伴更誰俱頹慣登山不用扶笑怪河陽種花手杖藜破雨覓菖蒲

碧澗潺潺珮玦鏘錦苔織翠護昌陽玉真新洗羅裙帶流出僊雲水亦香

小雨濛茸濕槿花臥雲雞犬是誰家老人為指青崖路童子能尋碧玉芽原註時問路田父亦攜小童採藥

聞琳老欲入山今少雨想未成行奉寄一絶

野僧報我泉新白此老居庵山更清雨澀故應須小住雲寒端未出相迎

題貴溪翠顏亭二首

寒聲著葉冥冥雨晚色遮山冉冉雲且喜翠顏長好在水邊小住可無君

船中自帶紅泥竈亭上親煎白乳泉唯有溪山知此意水風吹面晩蕭然

贈程巽山人

十年貧賤欲如錫媿客殷勤話此生試與宋君尋卜肆長安東市雨新晴

許子過示二絶句見索亂道因次韻奉酬

苦吟正在郊寒處原註孟郊乃邑人露草秋蟲亦共悲過我聊當煮彭越不須苦覔外孫詞

筆頭風月無多子盡是前人追琢餘豈有聲名到温李僅能楚些屬三閭

正月三日游證道寺

水畔山前蹭蹬身三年魚鳥許為鄰臨當解組槐陰下更看酴醾一夜春

題上元雪作題證道寺

故崴嬋娟獨自來今年更與玉妃陪要知霽色本無際端放眼中雲霧開

和鄭叔詳送竹筍

渭川春色到龍孫漸養侵雲百尺根可惜斸來陪脫粟葛陂留得看騰騫

某獲造司空府得至便座見文禽五六夷猶曲池上意甚得所慨然有感於衷戲作二絶句

許近清池養羽儀息波穩暖自忘歸長依竹石供瀟灑不學蒼鷹飽便飛

幾年不解向滄洲矰繳曾傷膂轉幽端倚主人憐采色

要隨鵁鶄濯清流

石𩑔山虎跑泉久渫不食僕至山中為浚治而去

自洗苔膚一尺寒烏菟那復此蹣跚不妨為我照毛髮正可與人鑑肺肝

頃劉子先學士守姑蘇嘗寄洞庭春酒得為西湖十日之醉今流落於此但覺村醪可憎戲作一首奉寄吳天用使君舍人

劉郎曾寄洞庭春小暖西湖十日貧老去餔糟無揀擇
高風空媿汨羅人
偶得佳酒分寄陳巨中
南岳夫人綠酒春近來未及玉膏醇穆生不許聊須強
他日瀛洲是故人
春詞
春逐東風行地上德隨和氣散寰區聖人中正觀天下
道本無言教已孚

冰銷玉液鳧鷖喜日暖宜春草木長忠厚家風傳八葉
太平光景接三王
好生恰對發生時寛大恩流渙汗飛雷雨解成僵枿動
蓼蕭詩就逺人歸
天光地氣與年新不覺人間一物陳初令雷霆端有信
舊餘霰雪敢無根
仙桃欲拂朝真臉禁柳忙催望幸眉不會君王春思別
杏花菖葉在農時

冰開御水龍鱗細日照宮梅蘤炷烘欲看人間花灼灼
不妨葛藟共春風
誕敷文德金鈴振盡納熙河玉律諧御柳宮梅動春意
朝來黄鳥亦喈喈
玉殿重簾捲水晶椒花栢葉聖人清千春萬歲承明主
長聽雲韶歌管聲
雪纔盈尺雲陰解風不鳴條雨塊完春力急催冬事退
君王寛政不恒寒

君心與物為春久與得春風破臘回天近自應通信息
梅花不用犯寒來
春色年年染御溝鴨頭輕綠弄花柔今年春到崑崙上
九折委蛇舞翠虯
截肪初見昭華玉刀出昆吾寶鞘開天助君王敷大喜
安排春色探先來
御溝梅柳寒猶噤芳草池塘暖尚微玉色怡融何事喜
一年苔綠遍園扉

宮漏遲遲不受催出花光景漸徘徊萬方日日春臺上

不道東風恰始來

雕雲爒馥沉香暖絲勝風翩玉燕寒天上春光來咫尺

瓊花瑶草徧闌干

瑣窻朱户無寒到長似春光日日來自是𨿽斯載風什

可煩簫磬祀高禖

醲面桃花有意開光風轉蕙日徘徊昭陽天近知春早

玉琯東風破雪來

日射觚稜氣鬱葱露華猶冷玉芙蓉瑣窻朱户春光暖
珠蘂瓊花無數重
臘寒辟易沉香火春意侵尋玉琯灰陰德承天專靜厚
發生有助到根荄
風來太液冰先泮日照延和柳未知翠輦不緣花事出
行看荇帶綠參差
某視田至福慶院唐向履道歸衢與之追路于
此邑中學士成能師與劉知常汝明莫若師文

咸用古士服肩籃輿從僕遊秋盡一日穀既登

場郊行十五里間見牛背兒皆有厭雞黍色時

近境稍有以穀不粒聞而天乃獨以穰穰滿家

遺五邑民豈造物者哀令治亡狀姑用一飽蓋

其慚面耶遂與諸君飲酒于翠屏軒煮茶于秀

巘亭賦詩以相娛樂今日天寒霜下四山蒼然

盧橘始花五人舉白相屬口不道人間事孰知

僕乃沉埋簿領中人也

欄干倚盡赤旃檀盧橘花開秀𪍿寒會取虛庵留客意

小牕踈日上蒲團

蔡天逸以詩寄梅詩至梅不至

應念蕭寒槁木身殷勤分寄嶺頭春冰肌玉骨終安在

賴有清詩為寫真

罷官次常山寄鄭叔詳

閑身已置參軍幘歸路仍推處士車石室散仙當醉起

試傳消息過煙霞

與鄭叔詳飲石橋山

喜得青州好從事共登畢卓拍浮船雲煙已借一千日山鳥不須驚醉眠

見戲（案此題疑有脱字）

薄命何須問大來時時廢卷秪孤咍故園松竹空荒徑可勝淵明一賦催

欲訪天柱山閣黎寄一絶句

三年不到上人家目斷晨煙與暮霞急遣寄聲堂下水

便来洗眼看天花

琳老惠猍乾走筆奉寄

何人彈鋏苦思魚食肉而飛亦任渠誰見東堂病居士山僧乞食亦分餘

汲水禪静琳老寄詩因次韻奉寄

雲脚濤頭氣自寒了無閑夢到蒲團翠庵只在東堂裡底下揚眉直下看原註来詩云甌面乳花誰共看因以奉戲

跋李伯時醉僧圖

道人三昧一壺中筆下驚蛇怖小童日日松間好消息酒香先過野橋風

訪琳老聞岀赴供

賔頭應供未還家聊借僧窻自點茶此意不須相見説已知秋色付蘋花

別歸雲庵端老

何年敗衲裹虛空雪雁煙凫不受籠未信歸雲便端的一船明月四邊風

寒食日過翠峯塔院示法海道人

雲煙七級赤旃檀龍護金函佛骨寒問訊道人春到否瑞香花謝倚欄干原註塔院欄檻外植瑞香僕至已零落無幾

子温以詩將菊本見遺數日適病伏枕今少間戲作三絶句以報

破煙涵雨得春叢想見當年老范公多病未須求茗草此詩渾欲愈頭風原註南人作菊茶以治頭風

盡鋤芳草春應怪初種黄花秋未知花外種松松外竹

漸無蝴蝶到東籬

更作天隨求枸杞試從子美覓黃精但知一飽輕方丈不為秋毫要眼明

春曉

東皐紛綺水潺潺翠拂官橋柳欲眠出谷黃鸝終好在辭風紅樹稍蕭然

酴醾春曉與誰芳自是新來雨露香燕子覓巢終軟媚楊花滿路尚顛忙

爐香爐冷夾衣寒雨過園林翠作團剩得風光何處著
紅薔薇搭小欄干
池塘綠淨了無塵造化栽餘十日春月樹清深語鵑鳩
幾時歸去亦謾人
二月二十八日禱雨龍湫
折腰五斗自難堪每為斯人食不甘赤地黄埃迷澤國
老龍飲血亦分甘
過淨林杏花下微見曉色

籃輿度水犯雲巢拂面垂楊翠欲交春睡穩人殊未覺
半分曉色到花梢

過吴淞江

參軍身外秖圖書獨與吴江分不疎歸去他年當辟穀
嬾隨波浪覔鱸魚

題琳老所攜二蘇書帖

道人此書欲在眼扁舟一宿亦隨身霽月光風開玉軸
千年髣髴見斯人

和孫守

回首長城卧落霞雲開桂影過昏鵶不須更要千紅翠醉眼燈前已亂花

散藥過東湖戲作絶句寄陳巨中

誰為蒼生起病癯參軍藥裹欲何如湖東道義為鍼石不用先生肘後書

次韻王宣義見過夜飲四絶

空琴誰為奏南風坐看幽香走篆紅定卜糟丘度餘日

此生那復問著叢
凄風落日酒家天何事囊中長一錢怏見渴虹横酒户
歸須殘月上吟鞿
崔郎傲兀見孫羆筆勢縱横欲發奇賦就何人知犬子
杯深自喜對鵝兒
肯為張卿貴作奴不嫌與客手攜壺全勝一葉唯茶竈
未負黄公賣酒壚
靈芝觀上人房植紫竹一本覆屋其上以庇朝

日顧雨露所不及也疑其當憔悴枯槁反蔚然

勁秀為作一絶句

堦前紫玉似人長可怪龍孫久未驤第放煙梢出簷去

此君初不畏風霜

訪孟令不遇

扶病尋君君未歸添香應惹踏門衣東風未破桃花蕚

雪壓餘英蝶亂飛

常山孫令見過僕未起孫題壁而去作絶句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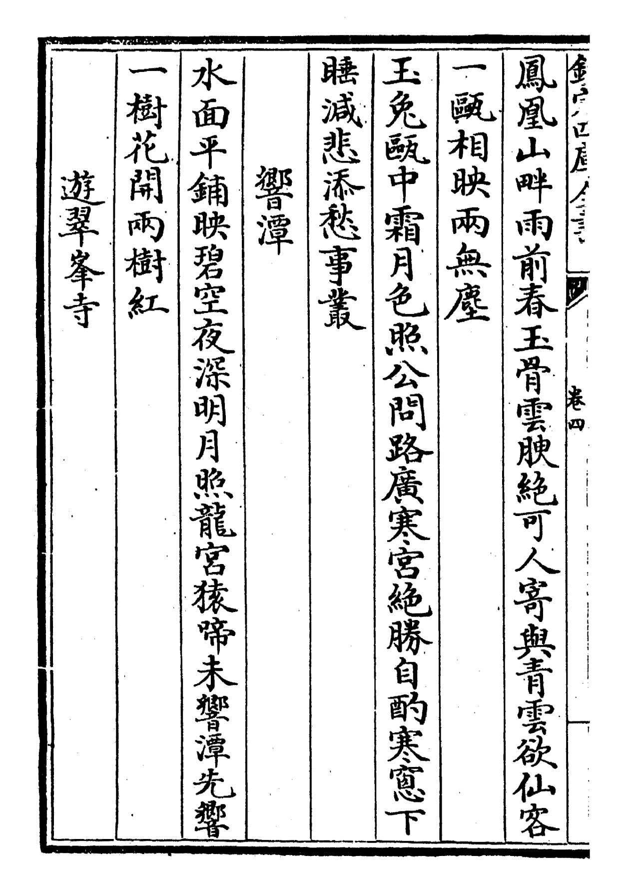
之

醉鄉冉冉夢游閒一夜凉風喚未還可是應門無稚子雙鳧仙去定誰攀

門外初為羅雀地壁間偶見换鵝書忽然興盡何由揖擬遣長鬚致鯉魚

夾道老槐分曉色出樓寒鼓報衙聲解牛敏手仍投暇夢蝶閒身尚未驚

送茶宋大監



鳳凰山畔雨前春玉骨雲腴絶可人寄與青雲欲仙客一甌相映兩無塵

玉兔甌中霜月色照公問路廣寒宫絶勝自酌寒窻下睡減悲添愁事叢

響潭

水面平鋪映碧空夜深明月照龍宫猿啼未響潭先響一樹花開兩樹紅

遊翠峯寺

隔墻楊柳舞腰斜傍砌鵝梨玉作花此地風光誰管領小詩收入長官家
案以上二詩從宋詩紀事采補

晝寢石頤寺

何人支枕古邯鄲孤卧僧房四面山故遣白雲遮谷口不教幽夢落人間
按浙江通志增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堂集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沈　霽

東堂集卷五

宋 毛滂 撰

制

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知亳州王益柔可差知江寧府制

勅江東鉅屏莫極金陵惟我邇臣宜承重寄具官某夙多踐歷今為老成委以拊循庶言惟允鎮兹剽俗緊厥請猷服此命書往其無替可

承議郎直集賢院范育可權發遣鳳翔府制

勅其扶風者蜀隴通秦之控也異時商賈輻輳獄市繁多故最為闗中之劇郡爾能以儒學潤飾吏治而又風俗習焉故因以命汝勉服訓辭務修循績可

朝議大夫守吏部尚書曽孝寛可資政殿學士知頴昌府制

勅入正六聯出分近輔眷維舊弼推錫龍章具官某温厚端方淹詳博敏早聞邦論久典治官比厭劇繁屢申情

懇永惟加惠囙所重違祕殿華資陪京樂土往繄坐鎮

毋闕告猷可

表

進恢復河湟賦表

臣某言臣頃以縣令守陛下民社於封禺山中日夜所

以嘘呵父老磨礪子弟皆仰承熙寧元豐之遺德故臣

於當時簡書號令亦竊耳剽日久陛下初登納牖之法

座道隱旒纊恭默不言適大臣新用事頗失經綸之意

孤奉陛下仰成之恩而觖天下望臣甚慼焉明年臣當
改任西入國門竊於道路聽聆風聲尚因循而踵故也
小臣不知國家治體其慼益甚未幾舊德真儒更起於
江湖上翔集廟廊於是其風丕變稱陛下之意慰裕陵
泰陵之神明快士大夫之心治與古合惟是河湟故封
棄而未復臣慼未解忠臣義士所共憤懣然又未幾湟
中之地指麾而定雋功休烈無愧前日方聖謀獨運天
機默啟而奇蹟未暴也將士猶休馬解甲而枹鼓未鳴

也臣竊聞縉紳之論老兵宿將之言咸謂狐兔穴深恃嶮守隘鎧甲犀利其衆梟雄敢死而善戰故將士不敢有輕老羌之心吞河湟之氣然天聲一臨威武紛紜湛恩汪濊鳥驚鼠竄游魂窮山不知死所臣然後知聖人有作天應地隨關機闔闢神聖出入妙乎其不可識矣矧廟堂之老帷幄之傑仰奉睿謀如手應心此豈容天下所共知也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練天地之純粹攬道德之精剛行大人正己之事知童子害馬之言倚丕

基於南山納衆流於東海使先帝十九年盛德大業上格於天下格於地中浹於人而外冐四夷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葢自陛下夙夜追述續紹基構累積而峻極如是也尚乃兢兢業業無自廣之色有為善不足之意故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僕御侍從罔匪正人日月軌道風雨時節草木遂茂山川鬼神以寧而鳥獸魚鼈咸若也荒服君長移珍抗手稱臣闕下百姓驩忭中誠感發致治之敏尚以置郵為淹臣質之詩書考之傳記踰

唐跨漢引領軒虞所以稱治者五六君而已陛下棄其糟粕收其英華接武治道如涉東西之衢超此五六君蓋已萬里矣臣本江東諸生材學行能無可筭録頗嘗漁獵六藝之囿素知筆硯淺事陛下天縱聖學言成五經昭回之光下飾萬物故褒衣博帶之臣相與涵泳聖涯丹青景化而結綬金馬之門磊落相望惟臣命薄骨寒抱病溝壑草木之年亦已晼晚尚區區誦書洛陽市中徒聞有四庫之典蓋曾不及蘭臺之蠹魚者也竊聞

王師掃洒湟中畫有故地功徳顯著聲施甚美而大手筆之臣炳然在廷其所以鋪張論述刻玉牒藏金匱者其筆勢宜盡出班馬右方鳳鳴高岡鶴唳太清而小蟲唧唧徼鳴草間葢時所感動而不能自已也故昧死獻聖主恢復河湟賦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

代人謝御製詩表

瓊章妙句仰煥奎文玉甞上尊俯霑濡澤既共懐郢握之貴又獨袖隋掌之明豈以臣濫被九鼎之司故常使

識八珍之味垂光海宇共窺雲漢之昭回不夜臣家獨
見璇源之圜折 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
新固已夘郭於五經不足嗾衿於六藝訓誥追三代之
典則詞章存二南之風流豈惟殘膏賸馥將沾匄於後
人是謂非煙祥風當緣飾於萬物天清氣朗晝色永於
上林葩正華繁春工贊於宸翰寵踰華袞之重老增布
帛之温願子孫之相傳付金石之同在伏誦膏雨之初
霽益見聖神獨運之功雖云羣生之有年敢拜君臣相

說之樂

代人謝殿監賜對衣金帶表

内監深嚴本有待賢公卿之選上恩優渥廽過意臣父子之間朝無一人之言澤自九霄而下聖主自為之奬目微臣何假於賞音苟一旦未濫於瓶罌是此生終辭於溝壑惟臣之遭遇可謂非常然時之滯淹豈無遺恨臣中謝伏念臣材非蚤就學最淺聞當百執事之間未免沾沾而自喜在九卿之列又羞陸陸而無庸每被使

令了無稱可差幸未盈於百謫云何不啻於三遷念當
却掃於衰門遂恐墜東山之望寧意乘良於壯歲曾不
知周南之淹超諸搢紳快如插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急欲求治每恐遺材雖俯仰太平出自聖神之獨運尚
綱羅多士姑備左右之美觀如臣何堪逢時乃爾身居
供奉之内最為依日月之末光班隨侍從之間何但陪
鵷鴻之清集人間風聲塵土之不到陛下起居飲食而
預聞顧影若加華衮之榮撫心則懐薄氷之懼盖衣裳

在笥臣有凉薄不勝之慚束帶立朝臣無詳贍可觀之譽惟希古人之愼密以答上眷之周旋

代宋漕司謝上表

一麾出守所易堪小壘而寡民八使分行將難副連城之重寄馳傳趨宣風之旨叩閽無望日之緣對青蒼識所部之江山見父老示當頒之德意中謝伏念臣器能甚陋風力不强空懷赤心素之清問事主則有曾門之餘烈家傳尚藏太史之遺書豈忘激昂了無表見一昨

備修書之數未幾塵持節之行亟名置於府僚旋擢居於卿列念淒冷初榮根柢春施均被于恵風顧高華本絶階梯秋毫皆歸於帝力所以未及逡廵而退却然而深虞批抵之侵凌屬當守壘以須期迺復闔門而涉歲曾未爕信陽之坐席遂已祇呉會之除書方其多士充庭不乏鵷鴻之翔集特恐一夫失所尚計皃雁之去來誰為臣言自出天意惟臣際遇非人力能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允釐百工旁礴萬物不令盛世致有遺才姑收

尺寸之長亦異尋常之寵矧驅駕豪傑俯仰昇平天人所以調諧瑞應所以辨至鼎露掄軒轅之粹韶雲舞崑崙之仙凝旒太紫之間洞燭寰瀛之表恩行雨作威至電飛窮日月之所臨罔恩威之不逮既臻遠近之無事屢逢東南之有年使臣更復何為報國能宣薄效第當萬艘銜尾助陛下惠養元元一節究心免徼臣因人陛陸

進連理木表

兆民允殖惟一德之是歸厥木惟喬當至仁之所及在木理何知而乃合見人心不約而自同玉華效祥甫被上天之雨露道山呈瑞近蒙中禁之風光遠在偏州亦霑餘澤況兹木之良異視他種而增奇獨引一枝相望八尺修條中立屹天柱之承霄兩幹旁連矯虹梁而濟涉嘗考圖書之所紀謂合海隅而為家恭惟皇帝陛下道洽無垠德齊有截開闔之妙物被於曲成覆載之均世容有異意兹表君臣一體而共理葢符本支百世以

同昌念臣有固陋之愚雖孤民社之寄惟地出太平之象自成草木之祥敢佐太史之筆端庶備昇平之瑞物

啓

上中書侍郎啓

折楊黄華僅能入於里耳高山流水寧當嗣於賞音譬如鳳凰見而羣飛嚶鳴滄溟開而衆流歸往恭惟某官巖廊大老衣冠真儒金櫃紬書獨當一字之襃貶玉堂視草遠追三代之文章至於穹廬奉對之專紫樞坐籌

之密增重本朝於九鼎制勝遐方於兩楹惟天之北斗中樞應國之南宮左轄方當翼宣元化輔成人文可謂勲德並隆文武備足是何區區路傍之小吏敢進乎平紙上之空言所憂唐突於璠璵非敢爭裂於綺繡藉令優假終不自量重念某才不如人志空好古鉛槧淺事昔嘗趑趄葦布半生初無表見亡羊亦何異於博塞不龜了莫及於封侯況羽翮不修合在榆枋之下語言無味誰收俎豆之間鹽車甘駑馬以同勤竹簡與蠹魚而

俱老悟筆硯真取窮之具而文字乃招嫉之符徒使聲鳴益悲尚無公幹之逸氣徐思少作可悔烏用相如之浮華宜清朝數免而稀還媿古人難進而易退髮今短短而先化面久蒼蒼而已羞行路人得以揶揄士大夫喜於掎摭此而不去何所欲為側聞遨遊上公之門竊亦棲遲下客之座雖是尊卑之異等敢希臭味之同歸況昔與諸生得共聞於綿蕝今隨庶物幸並出於陶埏正應顧主而悲鳴先喜過門而大嚼矧屈借齒牙特達

之論曾不遺腹背闒茸之微惟寒谷氣遲未覺東風之
解凍睎繁雲目斷但傷急景之彫年端念學殖之已荒
無望儒林之擢秀日暮途遠空懷三徑之歸月明星稀
妄意一枝之托

謝舉主啓

聞冀北之足已空尚煩收致類遼東之豕强獻盡取慚
歸頗衰蹭蹬之年少借殷勤之論竊謂薦士雖古知人
甚難或者好龍非真烏覩凌雲之異不然相馬失瘦莫

顧負輮之良欲觀其人當問所主初或收光而未耀終有泣血以相明至如鈍頑敢累明哲伏惟某官雅屬時望藹為辭宗開卷綆長而汲深故得百家之淵奧下筆芒寒而色正獨燦一天之星華未參高妙之游尚屈澄清之寄方廣洪河以容物執玄鑑而照人如魏王之瓠無堪反浮沉而得所視無鹽之貌可惡將刻畫而難妍某骫髀寡諧流落不偶幾欲請璽而治鄴本非好竽而求齊平生多奇固有定數際遇雖晚亦豈偶然鑽皮儻

插以羽毛蒸朽或出其芝菌未能報德何敢辱知

又

植當道隅衆且指為苦李揆畀㚇下自寧必為良桐但思樸被而言歸何敢執裾以求鬻竊謂薦士雖古得人甚稀區區摇尾者了無可觀紛紛引手者亦何所見苟不旁借聲埶則當外務衒沽藉令黒白判於目前未免寒煖移於筆下令見取於衆人之必棄使坐据於諸君所共争借清議未然或累公人物之鑒亦高風獨凛已

驚淈世俗之心伏惟某官邦家舊人師帥夙望雅抱遠韻蔚為文華天子意在匈奴郎官尚淹於父老都市血流俠少京尹未害為循良誰使時和而歲豐本出政平而訟理晚遇有依劉之幸老狂慚薦禰之文蒼驥方騰踏於夷途勢當致遠青松獨磊砢於羣木氣已凌寒乃欲分餘力於駑筋綴和氣於凍枿俾一旦軒昂於欵段或異時追配於輪囷某少頗觀書初不讀律名姓空沈於州縣年光半度於江湖未嘗知治而敢諱錦傷正如

學醫而惟恐人背倦龜欲遊於北海拄笏時望於西山
敢意提撕强令奮厲假以羽翰之力被之衮繡之言何
異披樂安之沙終日僅收粱粟聊試拭華陰之土半夜
或出光芒永懷推轂之門孰是銜環之地

又

弔影江湖未嘗備門牆之役借論才類誰當為根柢之
容既不類相士而舉才又不待察言而觀色嗟乎途且
遠而幾暮無乃樹雖病而亦春伏惟某官蔚為辭宗雅

仗名節進止自有表識闚看不為精神行陪前席之談尚屈外臺之計問利亦仁義而已欲婢妾榮夷公之謀理財非玉帛云乎盖寢飯貽奚䘏之意故屣履以見賓客如懸衡而較錙銖甚若不材尚辱興眷重念某素著狂直無他庸能平生最耻自媒老去每發孤笑唯有鈆槧之技莫施簿領之間幸無筆楚之聲未敗弦歌之俗久將自考下下以歸去安能更共陸陸而低徊敢意恩私首及孤冷獨是豐城之光怪望者有能識之竊比周

袖之良珍出則無肯售矣唯痛自洗濯將上報提撕

又 原注以文章可采乞朝廷甄擢

揚子雲貌寢而官卑經雖玄而謂白九方歅機深而識妙馬本驪而謂黃世方共輕其書誰復獨忘其外此蓋先儒付之於悠悠者未應小子肯至於屑屑然借論齒牙淪愧肌骨伏惟某官早馳令問蔚為重人暫屈使華之南更未礙佳聲之北去無負勢驕人之氣有好古下士之風謂簿書米鹽非豪傑之標的唯文章人物真太

平之丹青聊慨發以一言蘄振出於百里重念某年歲晼晩形體支離當投筆研而荷犁鋤賣袍韡而換蓑笠恐難待西江之水逝投老東岡之陂空託知音無從報德

又

僕射題目之幾何可勝東南之多士相君親舊之未及況無左右之先容寵借一言本乏之半面往有市伕神而得老芋或至欲昌陽而進豨苓雖衆人之可蒙待良醫

而自判今猶饗萬錢之饌擷杞菊而並羞又如作千金之裘寧芰荷而同製伏惟某官氣大經世才高絶人馳聲象魏之都彌節湖山之會求於公論宜即近班至於出滯振淹真得古人之用意所謂承流宣化是從長者之折枝第如孤蹤誤煩雅眷某才頹不耀辭華易零長年與世而聱牙中夜撫劍而躑躅無言弔影有愧賞音借為趙魏之老或優尚念齊秦之路未效更當鞭後蘄副挽前

通閩監司啓

八俊分行本自簡於上意二星所向殆亦出於天心故欲賦皇華之詩必先賜清閑之燕至所以不待次而用端必有過絕人之資伏惟某官閥世遠猷當時秀望是獨翩翩而蚤就何容陸陸以並驅唯金鸞振鷺之游將觀步武顧木牛流馬之事聊試緒餘某蹭蹬涸鱗獨速短羽鬢髮未老而先化田園將蕪而不歸姓名雖不序於後塵形影蓋久依於美蔭每欲追蹤丈人而獨往何

敢刻畫無鹽而自媒第嘗得糟粕於斷編亦時有筆硯之淺事必當綴履請徑同兩錢之錐或許揚眉顧少借盈尺之地幸讀書不怡於妻子將定價謹屬於君侯

又

獄市并容衆仰冬曦之愛鷹隼始擊共窺秋漢之清方人主欲觀昇平之風矧使者能養忠厚之氣頃旄旌未辱蓋光彩已先恭以某官搢紳重人宗廟珍器況平番乃屬老手正自談笑而有餘唯經綸久抱雅懷尚復卷

收而未究某日暮途遠肉緩筋駑未伸堂下之一言先辱鹽車之顧獨負胷中之百紙敢羞醬瓿之須

又

少年好學初如蠹簡之魚晚節爲貧終類太倉之鼠壽陵欲歸而步旣失單父雖細而形已癯尚何可言苟幸托庇恭以某官氣並冬日詞擒春華漢使繡衣尚提三尺之法道家玉字即觀四部之書方求史筆之精魂當屬文章之司命顧江生無買名之意僅存覆瓿之餘聞

韓侯有定價之聲輒累懸衡之下

又

初覲除目忻屬我輩於老成遠臨傳車想見國家之忠厚伏惟某官學歷閫奧氣摩雲天囊括底蘊而莫知有餘瓴建淵源而亦復不竭竊意深惟於邦計正在厚斂於人材至於飛輓之云聊發謦欬而已某生而寒氣仕也强顏空憐編簡之光陰盡寄簿書於晼晚尚不念先驅之訶罵獨仰望良醫而呻吟目力易窮姑先十家之

縣江波無際幸容五石之尊

又

平粟待儉斂泉均勞雖號熙寧之新書本是治古之美意為法固善得人幾稀恭惟元符真人所以勵精至於常平使者可謂妙簡況上自二千石之吏未嘗不因緣以升沈遠雖十四州之民皆得赴愬其疾苦伏以某官文學前輩搢紳先生聰明殆出於天資議論不韋於世俗坐見人間之情偽皎如鬚眉之落鑑中立去部內之

邪姦快哉鷹隼之搏雲上某少學詩禮老沈簿書弄軿

磨鉛頃累名臣之論東帶斂板今随俗吏之羣曾不知

傷錦之譏尚有志著書之事煩借牙頰當生羽翰

賀蘇右丞啓

丞轄天臺進陪國論賢者在位君子得輿豈特糾八座

而辨六官要亦順四時而遂萬物出雲雷以下澤扶日

月而麗天明詔始頒公義交允伏惟右丞言有壇宇得

先公之静剛思通神明跨伯氏而高妙器非近用者所

就必晚天欲大任者其始或勞時初嶮艱未免柔從於蒲葦心獨閒暇曾不奪常於雷霆杜公有應變之才裴公無左右之助顧斯文之未喪得其羽以為儀起游道山進直青瑣發當年之涵蓄破俗儒之譏評玉堂揺毫飾王言於黼黻烏臺正色立朝士於風霜今膺夢求頗慰人望某鈍頑無比嘗塵君子之下交榮悴既殊空記先生之餘論安敢彈冠而蘄彚進且將拭目以觀太平

賀右丞啓

伏審光膺制命入贊政機國家用賢褱海蒙福竊謂學稱堯舜人誰無致君之心材不皐夔天莫與經世之器故雖抱經綸之學要必有王佐之材世非斯人書亦虛語天地萬里在欹器安危之中民物九州寄小鮮熟潰之内得人則置器烹魚之易失道則挾山超海之難惟聖主有心三代之時挈昇平付公六人之手寵寄者可謂重大素定者得不從容伏惟右丞當世真儒先皇遺直公輔之望少壯已然譬豫章之木耿介於林中自然

有郇廟之質泰山之雲氤氲於石上無疑為霖雨之期郁乎西漢之文章顯自北門之學士後千年大都通邑尚驚史筆之精神比一時宿學老儒共戴文章之司命此蓋餘事固已絶人究其淵源未及涓滴今當盡發六經之微妙散為萬物之中和某二十年竊承下風嘗數千里願効愚計晚能際遇謬塵筆削之間令遭棄捐猶在陶鑄之内倘不從珮紳効能於鞭策尚當與蓑笠受賜於江湖懽喜之多拙訥難盡

答曹守任中散啓

伏審下車云始褰帷之初盖已藹聽於休聲是曾不煩於老手恭以某官天資之敏士譽所賢久更練于中朝暫均勞於近服精明之力固自有餘愷悌之風正應不乏之當未期以報政宜不晚而名還某久念素餐之可羞方喜嘉蔭之是托乍兹阻濶實有依歸敢望善履餘寒荐迎多祉

與饒州太守辭免權幕官啓

子厚蘄見權公非能朝造而夕謁建封充用韓愈不為晨入而夜歸何特盖于强顏正復弭其狂疾至有長者之髙誼得無雅意于古人伏惟某官天付遠猷世獲重語朱轓畫戟漸彷徉其要津墨客詩人猶形模於少作下車一日奠枕萬家豈惟獄市之并容未忽米鹽之煩碎至於柬辨人物必先潤略簿書某得備屬官絶無能技案此下五字原本缺故態獨不果於閒居拙畀安仁之褊心了何疑于巧宦可謂支離之受粟敢為舒緩而養名况斐

文無用於當時又奚逃於醬瓿顧綿力不堪于長坂姑欲避其鹽車今吏情薄如雲煙惟學癖牢於膠漆閙而誦讀雜以呻吟苟無細故於胸中甘老分陰於窓下況須少日遂可解歸或假三冬俾之足用望裁如此公獨謂何

到秀州謝執政啓

羣材並植肆望杞梓之成林短羽退飛盍投鳧雁而為伴第可江湖之歸去豈堪民社之承宣此葢伏遇某官

身運天樞手執人柄生成萬物而寒暑必信進退百工而邪正自分談笑巖廊夢想人物顧翺翔要路既盡收經術之諸儒獨收養小民尚兼取簿書之俗吏迺俾寄身於飽暖何敢企望於功名重念某畎畆餘生門墻舊物雖蒿萊之未出然本擢於勾萌借風雲之不隨蓋荐長其卵翼受恩深矣圖報缺然悵渤海之方春旅翮先謝惜崦嵫之晩晩馬首何歸感媿既深歸投益切

賀執政啓

伏審孚號大廷登庸哲輔羣情久徯而忽獲和氣不召而自還在昔王佐之材或見畎畝之内至遇合之時蚤晚畧異而經綸之志顛沛不移矧政路曩所周旋未幾忽收於膚寸而真祠久於涵養一旦大决於隄防百里為驚萬穴來會恭以元聖在上朝陽當中天光清明雲陰解駁付倉公以鍼石衆疴自除屬雨師以風霆百穀是仰伏惟某官著龜羣疑之信權衡萬物之平股肱主躬筋力國體立朝居豪傑之目得道本清浄之門天降

大任而初乃或艱帝賚良弼而終不可圉徇身之謀常若不足經國之器乃自有餘濯痍噓寒初出立談之助破涕為笑速於置郵而傳況運動樞極以通政機掌握至公以為人柄喜及荆州之未老遂得相材賴有太原之奏存自應天啓某頃緣編削幸備官僚適傳羮之不和坐魯酒之自薄羣公未嘗與之題目諸生猶數見于排根蘭陵此時亦自喜抱闗之賤淮陰前日矧不過執戟之卑但冀未死於饑寒尚或有待於振出竊以夫子

攝行會相豈獨喜於下人公仲輔佐烈侯誠有意於進士蓋出社稷之大計不緣賔客之私恩仰惟談笑巖廊夢想人物太平之基既立勢成九簣之堅清明之象益昭力當八柱之健某當填溝壑莫望門墻但遠同於蒼生亦均依於盛福

議禮改官謝執政啓

大鈞播陶物無廢者細流歸往海獨容之賦么麽於萬形之間收涓滴於百川之内未云有用不使無歸所以

溝壑之捐誤置文書之選素餐少日輙冒上恩白首半
生僅通寸進雖獲磨光而濯色尚餘弔影以慙魂竊謂
國家積德百年同風三代為其禮樂屬我君臣非若曩
日第藏名物於有司必使斯人皆被教化以成俗更復
逺稽於治古蓋將盡（案原本有脫字）於官名必得博碩之真儒
庶就昇平之盛典矧捐官寵因起滯留可容濫吹其間
聊使餬口於是此蓋伏遇某官虚心天下康色朝廷搜
羅四方之俊良陪輔一時之遺忘遂無伏死巖穴之士

更空隱轔卜祝之徒譬若横江而漁絶雲而弋顧盼有頃飛潛並收何獨在一辭而得伸亦槩見寒遠之不偶仰惟代天理物妙同歲功安土居人力均坤載可謂魁壘萬人之傑尚乃濶略三公之尊士不待推食而解衣身可使蹈湯而赴火重念某筋駑肉緩材拙意踈一歲寧冀于九遷十駕不能以千里況侵凌憂患之後偪仄饑寒之餘志氣已衰分無遠到語言少味事亦寡諧犬馬第識主人之門當不死于内熱雪霜或變羣木之色

蘄不彫於歲寒欲答所知請堅此意

得真定倅謝執政啓

薄寒中人莫借一言之煖太和蒸物忽同萬物之春急絃雖發於危機弱羽終依於大厦惟憫窮悼屈本出於至公然刮垢磨光卒成於委曲念未嘗備洒掃於下館曾不知累題目於前旒卓然古人之賞音不待平時之識面自忻際遇衆為驚嗟恭惟某社稷元臣文章司命手運樞極實代天之四時身備股肱蓋與國而一體夢

寐不忘於寤晙昇平有待於丹青謂如文王之朝必有多士欲任伊尹之責所憂一夫伏念某瓠落無容齟齬難入少既乏於奇響幸猶同於卑飛弄槧磨鉛不過犬子浮華之作欵關持謁未免禰生漫滅之譏曩輒挂司空之書初不盜相君之壁遂久廢而不錄亦徐察其無它然搔之不絕者良已童然殆挽之俾前者不及寸許何敢視儀之舌在正苦減仲之產空所貪盛節之清明聊寄餘生於紅腐尚乃風聲之飄墮要令雨絕於天肆

其波言之蕩流不使堆出於岸方此有言而不信頗謂無因而至前不圖察魯酒之見圍聞商歌而許載料理於摧傷之後吹嘘於唾罵之間假以治中稍令補外恩隱可勝於周渥人地則至於超踰遂免無歸是為過望然適當遠去瘦馬顧不戀軒茍欲求便安窮猿何敢擇木況佩刀非三公之器食肉無萬里之姿端念旅翮之飄零恐逐飛蓬而轉徙借欲激昂而効力未免俯仰以隨人瞋目語難素不習大將之旗鼓東髮為學但謹守

先人之琴書退則煙波釣徒之是歸仕則文學掌故為適可已獲伸其厥枉或冀用其所長竊緣眄睞之不凡輒復噴鳴而未已既取焉之按原本有闕文覬開以長途況猶泥之在鈞不使憂為棄物伏惟此意不出它門

代王運判到任謝執政啓

人言僅白初假臨民突色未黔亟趨度嶺謝魚鳥相安之樂涉山川甚遠之勤盡忠義之皦然雖蠻貊其行矣鬰叢絶壁既搖叱馭之鞭鵾尾寒芒又照觀風之節初

謂棄捐於不畜今猶約結而無竒伏惟某官俯仰太平棲遲戚福風翔巖廟光在海隅豈特繫本朝之重輕而每累一夫之休戚故安遠俗宜得長材某雖孤節未彫而舊學幾落雖顧平生欲有為爾然茍見用亦何以哉獨先公道而後身名須以成事肯辭禁門而改情態急欲操人儻涵濡上澤於千欄得退託微軀於欵段

賀兩府啟

伏覩詔書登庸哲輔國勢以重民望所歸伏惟驩慶竊

以朝廷紀綱於此而維持政令根本由是以植立斟酌元氣四時待以和平鑪錘衆形萬物期於暢遂故圖任裁屬鼓舞皆同恭以某官德業並隆文武備足以稷卨之筋力任堯舜之股肱方旰昃以求賢宜朝夕而納誨寧人能此殆天啟之仰惟太紫清明層陰洞徹昭景飲醴方共迎於太和沐髮晞陽幸均承於嘉惠固當益著太平之象端須畢究彌綸之方某瓠落無容齟齬難入坐不能俯仰於權倖致無辜狼狽於饑寒念十年同於

積薪不充庭下之燎雖一旦棄如破甑猶當是鈞中之泥遠嚮門墻空馳魂幹但下同於黔首亦均被於洪恩

賀豐待制移杭州啟

伏審光奉天恩寵移藩鎮雖尚淹於外補已少慰於輿情竊謂餘杭為東南之大州太守必左右之近侍然錦營故俗半存紈綺之侈心梓墓餘風共負濤波之鹹氣閱守甚夥顧民難治政寛則不勝惰驕如用鄉飲而理軍市吏急則便復反側猶驅烏雀之屬鷹鸇唯付道周

而性全不待令行而訟止伏惟某官文學前輩朝廷鉅公如玄酒太羮本薄滋味惟青天白日自然清明弟見和風之顯宣莫窺浩氣之充塞棠陰聽訟不妨具足之真如紙帳安禪誰識縱横之妙用坐馳此道行安斯人某擁腫凡材落魄遠裔少學古人之糟粕顧所言平平老投孤縣之桑麻亦自考下下念依劉之日少將借寇而天高同湖濵欲濟之人如中流而奪舟楫喜江澼待哺之殍真大旱而望雲霓

泥檢自天脂車就日慎選北門之舊别居東閣之嚴雅

賀蘇内翰啟

待重人曲承密命伏惟内翰承旨道本自得事無可為嘉祐之間共識鳳凰景星之瑞元豐之末並知泰山北斗之尊霜雪所餘波濤既定及見松筠之茂已緘鮫鱷之饞出入羣經熟沈浸於醲郁徘徊清禁遂黼藻於王言陳義甚高獨立不懼頃得州於第一由所請之再三惟上之深念圖賢如公之不忘致主鴛鸞盛集仍是銀

臺之舊遊山水餘妍定入玉堂之清夢固不為賦詩以
觀餘事盖且將問政而求讜言爛爛日星發光芒於筆
下温温布帛散和氣於人間乃所望於尊儒實分權於
宰相中外僉允今古獨難某與世數奇登門最後思收
能於鉛槧濫借論於齒牙參朮桂芝之顧備疢疴之用柘
枸枳棘固難生長其間雖升斗足以活魚非江湖莫之
容豞惟公遠大專我始終上眷雖隆東之猶為未用羣
生欲遂安石得不同憂斷快輿情當究大任

赴任與湖守學士啟

一丘雲水逝將植杖而芸百里溪山又俾戴星而出盖未知操刀而使幾何不頓纓而呈恃大賢為之依歸將末路忘其蹭蹬伏惟某官思走萬象氣吞羣英上則當處廟廊次亦宜綰華近稍淹出守行促歸裝姑寄一尊之風流長助兩溪之煙月某天資不敏人事多竒蚤衰而疾病侵凌未老而齒髮揺墮割雞非善寧繼武城之音封侯不貪願識荊州之面即揺竿而去國將斂板以

望塵忻幸之懷尺書不盡

代王守到任謝楊馮二漕啓

初分州寄尚偷歲月之寬閒未滿戍期遂去田廬而匆遽雖簿書之亂眼喜江山之可人情既安之事或濟矣然莫副編民之素望所忻從使者之多賢某官高誼自將善名日起智識絶於流輩不勞予奪於十州議論公以是非自足臧否其羣吏逮指顧之餘事猶餽給于羨財某竊望門墻重拘城鑰方布宣于上澤使周知法令

之寛睽雖歸賴於下風敢小忽米鹽之煩數尚圖面罄頓覺心揺伏望益慎夏以加湌當對時而受福

上胡倅啓

某官德懐雅俗望重本朝佩刀光鋋顧不煩於投及題輿榮問亦誰可以並驅惟湖山清逺之鄉有歲月優游之樂某天資不敏人事多竒蚤衰而疾病侵凌未老而齒髮揺墮是行既迫於餬口餘光猶托於庇身即理柂於波濤行望塵於旦暮孤衷欣幸片紙莫窮

到秀州謝監司啟

湖海再還不繫有無之數薄書百謫但招尸素之懸政應斂翼於故枝尚復强顔於末路已荷優容而不逐更加推挽以使前自惟棲遲莫副期待伏惟提刑某官器局博裕風猷峻清雅將氷鑑之明喜為人物之論假以青黄而成飾要令黑白之殊流顧驗喁之鱗聊忻得水恨碔磩之足徒費加鞭

得替謝監司啓

往昔子男之職本繫風化之盛衰迨今親民之官但隨
胥吏而俯仰强顏折腰則衆矣申眉明目者誰乎方其
晃笏不澄至與雞鶩爭食蓋古人風流之已遠而末路
名節之浸衰但可鄙憐何足振起所賴諸公之多可尚
俾小子之已羞伏惟某官直道以行恕心是用郎醉且
加掩覆丞聾或任優存遂如曠官亦得理去更借齒牙
之論曲成卯翼之私然平原之士千人下客未為無用
荆叔度之波萬頃小物不勞并容重念某學殖已荒鬢

髮早化每困禮俗之嬰縛便欲狂顧而頓纓可勝簿書之窘因何異扶服而入槖了無善政去屬遺民況求恩愛以浹肌膚僅免膏液之潤箠楚自非庇護而有素安得罷去而無它令鶴書不招而自行牛衣屢泣而復止雖聞士不在野敢覬白駒之維久嗟烏屢窺籠喜同黄鵠之舉瘦戀之意菀結可言

東堂集卷六

宋 毛滂 撰

書

謝舉主彭提刑書

某昔者聞之執事薦某為職官撫心獨驚赧然汗發夫京西數十州之地吏之有才能者正應不少而執事薦章固亦有限一二年閒題目將有所未盡今不以急賢為務亦何取於某不敏也某讀書至惟帝其難之知人

則哲論語至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竊悲夫才之難人之不易知也舉者誠未必知之知之者又未必能舉也嗟乎公議日替矣薦舉之事蓋已收為私恩人之所私者寧復計其才不才耶當今監司至於郡守皆得以吏之能否言於朝而黜陟之其間以類相求者豈盡可觀耶況一日奪於權勢移於故舊乎此有識自好之士咸重於去就也今權門懷書上謁之人以奴自居有所挾持而來卒為門生座主上下無復分辨亦可醜

也孟子謂觀遠臣者以其所主觀近臣者以其所爲主
孔子曰君子難進而易退則進退自不可苟前人有言
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取此相擇之道也
今天下薦舉之路廓然朝廷求賢如不及某亦私恠得
人爲未盛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意其主㸃陟者未盡
無過耳某不敏於事無他技能爲壽張尉一年雖同僚
皆落寞相視未嘗許爲識字人望姓名掛部使者之齒
牙不其難哉又樸野自信不能戴不肖之容揺尾乞憐

於人又非有才名賢行可以取大人君子之知蓋亦見踈而難合也平日非公事則閉門讀書困睡渴飲甘以没没薦舉之路絶望久矣不意執事提撕收拾欲使出於泥滓沈埋之中不知感激之發矣雖然出於伯樂之廄者必良馬藏於卞和之匱者必美玉游於大人君子之門者必卓犖瓌奇之士如某者樸遬不足數馬之駑駘玉之碔砆爾此大人君子雖排逐而棄之可也伏惟執事以文章名天下第一而開懐好士不以富貴自大

然惟其善故能舉其類此某所不宜出門下也或者商搉人物將拔十得五則某也幸置於取舍之間郢之僻陋士之才可以有為者不至吏安於因循苟簡上下之習以為便某月得俸十二千祿粟三石自念不敢苟飽待去以故忘其拙踈慨然欲將區區有為於百里之地而羣嘲衆駡去有餘嫌執事且薦以居官為能竊怪執事何所聞而得此言也某少年時狂狷好功名不量才謂富貴可俯拾以得今方守死苦由日惟病憂志氣彫

落無復聊賴矣所謂雖對一美衣遇一盛饌尚當泣想風樹悲思無窮而某顧有他望哉先人弊廬藏書數千卷聖賢具在杜門謝客聊以永日所謂富貴貧賤一切付之造物矣顧執事勿求某以必取富貴為門下之報求某以讀書自勉期於少過不為知己之辱以畢其身為善人此某素期不負於執事者如此執事以為如何

上陸侍郎書

學道如食羹酸鹹當自知不可以語不食人作文如時

世粧妍醜不求其質而惟粧之求此未足以識其真雖然道不以文傳將孰傳之傳道者特未嘗有意於文耳及乎成文正自善也顧如食羮然亦當食者知味也某結髪從學二十年間見為東家丘之言者且多變矣頃時細字厚冊豐碑大版出一時文章爛然滿目某雖未果曉會然見觀者皆有不可企及之色相視慨曰文不當如是乎異時老書生新用亦各立標裁學者覽其筆勢又曰為文正用如此某於是乎疑焉道果在兹乎不在

茲乎將作者無意於明道而學者惟文是求乎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媵而賤其女此可謂嫁妾未可謂善嫁女也學者將以明道道未明而文以蓋之此秦伯嫁女之謂也伏惟某官沈酣六經穿穴百家吐道為言須臾成之此天下學者所共仰而不以時所用舍為去就也某願朝聞道而夕死之人爾不願以文章鉛華自媚於世然少而學之老不覺悟閣下頗哀其志幸分一杯羹使知酸鹹且洗其

粧而出其質然後庶幾是非乃定嗟乎身遠地寒何足有犬馬之報於門墻下徒區區抱此心而已

上蘇内翰書

内翰先生閣下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飢渴害之也今之學類於是某請試為先生言之夫學亦不一也蓋有樂其實者有好其名者有學以為道者有學以為利者利而後學則亦無所不至矣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為其以飢渴害之則何以異乎利之害於

學故凡可以釣爵位而不失於利之所在者雖之楊之墨之佛之老皆為可學是猶凡可以飽滿於飢渴者皆為可以飲食本朝以文章聳動搢紳之伍者天下最知有歐陽文忠公中間先生父子兄弟懷才抱道吐秀發奇又相鳴於翰墨之囿如長江大河浩無畔岸崇嵓峭壁萬仞崛起此天下所以目駭耳回而披靡於下風也為兒童者記誦先生之言能論撰者盜竊先生之意視先生以為規矩繩墨未有以方圓曲直逃者也熙寧間

作新斯文而丞相以經術文章為一代之儒宗天下始知有王氏學灝灝乎其猶海也其執經下座摳衣受業者如百川歸之海於是百家之言陳弊腐爛學士大夫見必嘔而唾之嗚呼一旦取霞醬瓿矣當時歷金門上玉堂紆青拖紫朱丹其轂者一出王氏之學而已先生以為彼真有以知王氏乎其心誠樂其所學而好之乎不二十年間天子出丞相不用也其議論益彫落而文亦就弊矣主上新即位諸公以耆舊得召合於朝廷間

其老儒宿學平日究舌同聲而湮鬱不快者一旦開其約結順風而疾呼應者蓋已如響而王氏之學又將覆醬瓿矣先生以為學士大夫今日從先生游者為誰何是皆前日規矩繩墨於先生者也然王氏之説殆亦滿其腹中蓋亦中間叛先生而去者耳自先生兄弟入朝某由二浙歷淮泗至於京師有服儒衣冠者某必問之今公卿大夫以經術文章進者誰為能必曰不出先生兄弟宜誰師必曰宜師先生兄弟先生以為彼真有以

知先生乎其心誠樂先生之所學而好之乎先生之名滿天下雖漁樵之人里巷之兒童馬醫厮役之徒深山窮谷之妾婦莫不能道也是天下所共知也某以為其人之所以真知先生者非天下所共知也王氏之學固未必人人知而好之蓋將以為進取之階宮室之奉妻孥之養餔啜之具耳此某所以病今之學者為利蓋如此而已矣某少知讀書頑然樸魯聞道甚淺然其所學則周公仲尼之道非進取之道也古人今人前輩後輩

某不知孰重孰輕從其是者而已伏惟内翰先生道德根於心華於文章實於事業其已著見者四方之人所能共談其深而未發者純乎淵然某又安足識其一二而稱頌之某行槖甚貧特所載經史足用幸不乏先生之文每一發帙其經於目如文繡歷於耳如鐘鼓誦於口如膏粱知其如是之美也終未足以知其所以為美故將學視於離婁學聽於師曠學味於易牙然後可以盡知先生之言如文繡如鐘鼓如膏粱之美然三人者不

可得而見則將何以盡知先生之言乎先生亦將坐觀其聵瞽不靈而蒙於衆人乎又豈哀其心勤志篤將提其耳刮其目礪其齒使踈暢廓達其聰明而昭然有得於先生者大異於衆人則先生亦何愧於孟子之三樂謹獻雜詩文一編惟先生哀其意而幸教之

再答蘇子瞻書

仲夏毒熱伏惟内翰先生台候起居萬福昨晚得所賜台翰伏讀百過輝光之密溫其儼然如在眉睫念假借

過情識者疑而不服韓文公以文章自振一代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隷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先生豈所謂欲誘而致於是歟孤衷佩服厚賜愧慚汗發人有過龍首之山獲堅白温潤之石碌碌然異於尋常之石也自疑為連城垂棘之寶出之里巷之愚人方且與惑焉更求玉工相之夫然後玉石辨矣為玉工而要必能知玉顧豈易得哉此楚王時非無當其名者而卞和卒以兩足與處泣盡繼之以血也某向學孤陋頗復荒落

於憂患間今儒宗文師磊落相望而某三千里懷其所得陳腐無味之言徑獻先生之門者不可謂之無意也以故自比於龍首山得石之人期先生為深知玉者今先生將掩口胡盧而笑之則某以為石將教以華篋十重緹巾十襲而珍藏之得五城之都而後許其一觀則某以為玉其信於先生者坦然不疑如此亦將曉其無意以未辨難分之石欲遽張皇於夜光之側也先生教曰品目高下盖付之衆口某竊惑之西漢時有揚子雲

聖人之徒後世學孔子者盖嘗想見其人於千載然當時深知子雲者不過侯芭桓譚輩二三子耳則其道理純疵品目高下果不在衆口伯牙失鍾子期至於絶絃破琴騏驥之馬伯樂回目而顧然後知其為超遠之足則琴之妙音不在衆耳馬之駿骨不在衆目為甚明矣某也不敏其末已之學他日之能否請令日從先生而定某又嘗讀傳記見古人相汲引之事頗不一於此亦不能無疑欲終言之則近於屑屑急人之知以故不敢

復一二數也先生之居燕息游閒之處樹石茂密之間
當有鮒鯢蝦蛭避逅於泠然之池先生策杖閒暇注目
逍遥遂小物之適以起遠思必擘粒引泉覆以薀藻蒲
荇觀其浮沈洋洋自足於杯勺之微而心恱之尚宜知
有横海之鱣吞舟之鯨跬步而絶於天池七澤之陸幸
而至於水必能作飄風之淜湃卷飛雲之蔚薈鼓鬐奮
鬐於浮天浴日之浪變化一息回復萬里也今泥沙敗
其鱗鬣螻蟻集其背腹其已涸之沫又不足以自濡有

人力能行舟於陸者偶當其前魚不能人言猶頭掉尾頓兾其人一出行舟之力而致於水乃姑睥睨而過之曰非渤澥之濤滄溟之波無能活此予何能為予何能為殊不知有行舟之力為可以必致於滄溟渤澥間而活之也當是時欲要策杖注目之顧希擘粒引泉之恵以朿猶於薀藻蒲荇間曾不如池中物區區此言惟某之狂愚不知習人事者能發惟天下士夫所責望如先生者可聞此言

附蘇軾薦狀

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臣蘇軾右臣伏覩新授饒州司法參軍毛滂文詞雅健有超世之韻氣節端厲無徇人之意及臣嘗見其所作文論騷詞與聞其議論皆於時可用令保舉堪充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伏朝典不辭謹錄奏

上傅侍郎求誌文書

某竊謂唐之諸儒以能文名而直筆確論信後世以不疑者孰如韓退之退之銘人之墓五十八非盡達官貴人也書其善而已張圓一法曹掾爾無甚過人事其死也妻俾奴抱嬰兒從退之乞銘遂得銘此君子樂道人之善故舊不遺如此其盛也某罪孽餘日不早從先人於地下今墓草七變霜露矣而遺烈未傳徃者走京師求閣下一言以表於世蓋嘗面可既已多歷年所數奉書輙不報某適携諸孤之江南求升斗以活絡以簡書

如首羈銜欲復至門下不可得也痛念金陵之舊謦欬可記而翰墨未乾賢者所為必表裏今昨當使人無少可疑者則前日之厚人也豈至於今而卒薄哉韓退之與人交榮悴不移非獨退之如此古賢人正如此爾某平日所知傅公為天下賢者可以義相責望今而求滿所欲者不過如此此亦閣下平日所不吝者某雖貧賤不如人顧且效嬰兒之請知閣下未有以絕之也伏惟閣下朝廷夙望天下至公退無悶容進無矜色方坐廟堂

陪國論海隅之人瘠欲得肥凍欲得温固必有以應其求况一濡筆書人之善以寵故人之魂何靳而重不與也柳公權以書自名當時公卿大臣碑版不得公權手筆人以為不孝况其言賢於公權之筆者耶閣下立孝治之朝以忠厚自將必以此道覺斯民肯使某因之有不孝之名哉情意哀迫干冒台嚴卑情不勝悲懼之至

與曹司勲書

昨匆匆草答未盡悉衷某騃滞不涉經學不工詞章然天

與所能獨在識文字之形狀一見輙知其妍陋此譬之
善觀畫者手未必能畫也每以自信如此故於士大夫
間聞其言往往欲敬而反生嫚心前日乞亡妻之銘於
左右初亦疑其非分所當得將往而不出者數四既而
念之古今惟文墨事不可妄以屬人某不幸天與此能
使得詆訶於諸儒之間以取嫌駡盖紛紛矣然彼殊不
知蕪惡之敗人意惟恐所見不妍也如遭臭必掩鼻至
得芬馨則奮袖張懐而拓之獨患其不來爾以故某之

於公既自忘其賤又忘公之貴惟文之妍是貪乃徑欲
奮袖而招之攘而納之懷也不知乃有犯分之戾公觀
盜欲取金玉必入富人之室雖高其垣墉嚴其守備韓
盧欲搏狍鼓屢驚猶當徑前不顧而繩樞草舍懸磬之
室其入雖良易顧何所得哉今公雖深閉牢拒攝緘縢
固扃鐍而某之為盜心固已有定計矣儻公以某不肖
修己之不亮名譽之不立又妻子素賤不宜得高文或
者以師帥之尊不應私其民而與之周旋則非某所知

也過此則何嫌之深耶某甚貧先人有不腆之田不足以給饘粥是豈有柳子厚論王參元之嫌哉韓退之銘人之墓五十八豈皆退之自喜為之銘者耶將不能靳已之所能拒人之善意爾張圓死妻俾奴抱嬰兒乞銘遂得銘公學退之者也某且效嬰兒之請公忍絶之乎欲詣門下昨夜忽傷風不能出又口不能略盡梗概謹遣人奉書左右必冀哀之

答汪發秀才書

汪君足下僕用子弟入官天資椎陋不自敢與進士齒然又竊好此名頗顧學焉每取其文章讀之百過反悶然不樂因不得窺其淺深故僕所學了無用於時為諸儒非笑足下乃幸臨之又辱書見譽此豈陽浮好言將反暴其短於學士大夫耶雖然亦異矣僕頃三四見足下文章初甚喜久復為足下不快何哉不幸以僕能識之爾僕能識之則獨於古可用足下方進取不求用於今而求於古非計之得也愛惜足下美才日冀相見講

去此病今反悳然見訪繆欲益求僕文觀之此欲引年而進狶苓知足下未有以却老也文章細事爾無補於世之治亂無增損於人之賢不肖有天下者専用此求人材悲夫非先王之意也足下苟欲拾科第馳聲譽則進士之學激昂有餘矣苟思退欲善身進欲澤民則先王之言具在亦更思其意而已文章真細事哉二事皆非僕所有甚懼無以報足下然講學之間儻欲寄心目舒心意僕有玩好之言如古鐘篆鼎可賞而不可用當

為足下羅列於座隅矣區區惟幸察

上監司書 原注為響應龍求爵號

某竊謂上之愛民甚於慈母之念子凡可以免其子於疾病飢寒者無不為四方萬里上不可以自攜拊其民也故屬於吏必曰寒者衣飢者粥暍者扇敗羣者去之其治無狀不能如上意而民乃無聊則部使者察之言於上曰可逐今日言明日逐矣苟幸稱職百姓安於田里有以活妻子養壽命則部使者又察其所以然當深

言屢言不一言而止則上之爵將無所愛惜然上屬部使者亦當不問其長者家兒不知其寒微遠裔亦曰賢不肖之辯吾職當如是爾且吏稟於上廬於上廝役於上苟稱上使令則責報於上又即無厭今武康縣響應山碧玉潭有龍焉能為上出雨暘風雷變化五穀收飢致豐破厲導和所以惠寧斯人甚厚而於上非有稟廬廝役之恩也亦適當幽澗寒谷僻陋岨深之地雖載圖牒世莫知之獨山僧野人脫粟寒漿往相敬戴爾某縣

令也以旱澇故數為其民以請雖賴以濟千萬人之命
然身賤言輕不能為言於朝廷使潛德久鬱幽光永閉
可為歎息伏惟部使者任刺舉職為上憂民之疾病寒
飢當亦如慈母念其子今龍於民有厚德不止於衆寒
粥饘扇暍而已呼吸陰陽開閉日月實豐凶所歸宿而
民命所依憑又在使者所部其賢於能吏不翅十倍獨
坐沈沒幽澗寒谷之間其勢不得逞而衆目亦以此易
之此不可不察而有言也且祭法德施於民則祀之以

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亦何庸必取名山大川乎所謂剌舉吏之賢不肖亦何知其地勢族望或高且寒顧治狀如何爾嗟乎某所過郡縣田野間見祠宫峻奐者甚衆詰其神則無名氏在人口耳然簫鼓斗酒日至其庭不絶也問之則曰曩䆞雨而得霽望雲而下澤盖謁水旱者有適與雨暘相值遂邂逅滿欲雖他日復禱則不能更得然人既已神之矣異時竊號為寵素餐不靈徒土木塊然之質彼烏有羞愧之

心寧得以義理相責望耶豈如此潭之龍無響不答哉凡興雨者龍之職龍既不失職矣而所托潭山又名響應而能應之如響是豈惟不愧其職亦不羞其地矣與竊號而食冒華屋而居淫昏不靈謬托人上者甚異惜其所依隘所施約爾異時辭湫潭謝魚鰕顧眄層雲掀舞百川蜿蜒萬里則其施豈不大且廣乎然是山秀拔蒼潤而奇石虎踞老樹虬蟠枕清泠之淵附孤絕之岸而暮煙朝霞自相映發如欲俯而照其影如將下而濯

其趾正是人間佳處四顧亂山乍高乍低皆黃茅白葦
嶮頑闒茸雖上矗霄半徒累土耳未可與是山爭勝也
則龍之居雖約蓋已善擇其所處矣其屬者祭畢徘徊
潭上頗有所感不覺狂言之發惟閣下以主上憂人之
心為先又以剌舉自任為一言於朝意上亦何愛封爵
之虛名耶猶惓惓於人如許使知朝廷有尊寵意當不
陸陸如土木偶塊然竊食而已將有儉歲不入吾境而
武康世世不識飢色閣下之賜邑人不甚溥與

上監司乞修縣學書

天下事有可恨者二古以為是而今以為非法以為不可而人以為可何則夫子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以素王之功充塞天地其道蓋與王化相為終始故自三代皆有學官自非焚詩書坑學士學不可廢也周魯侯歌於詩人蜀文翁贊於太史范武子鍾離意之徒或至用私錢作廟史臣書之以為美談朝廷廣屬學官之路詔刺史縣令歲時祀孔子如典禮一州雖數縣縣必有學宮

此豈特謹祀事而已哉鄉之秀民服方領習矩步委蛇乎其中學先王之言以待上聞養君子器直須時用爾雖一畝之地而禮樂法度自此而出使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嗚呼盛哉不可以有加矣然郡守縣令為治無所用學者亦衆其陊桷蠹楹或仆於風雨頹垣斷甃半沒於蒿萊者相望至或取以為逆旅舍者有之幸而書生弟子有懷先王之厚德發憤於禮文殘缺之地將作而存之則執法之吏痛繩以文世且

指為罪人矣此所謂古以為是而今以為非是也且浮
圖氏特天竺之敎爾今其長廊深殿繍栭綺疏極土木
之麗以困民力又鬼神之祠旁午於天下皆耽耽高堂
金碧照映為之無益於國無補於民肆為之而執法者
未嘗以為言天下未有以此獲罪者此所謂法以為不
可而人以為可也今庠序榛蕪而過者不顧佛廬有一
傾撓則左右睥睨咨嗟歎息若將下而壓已焉嗟乎使
浮圖巫祝自為此可也使市井小人為此可也使富人

大賈無知之人為此可也今公卿大夫往往為之恬不為怪矣此幾何不役使於淫昏之鬼乎班孟堅云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為也此某所以譊譊懷不自已之意於左右某所領邑蓋有學焉獨在寒波孤渚之上桑楮之間無垣無門無有講肄之位師儒之室而丹青憑附之質亦窘于風雨所謂俎豆管絃之地則牛羊游焉邑人儒服者裁五六輩父兄以子弟能力田樹桑者為材此豈土地人物頑鄙而不可

剗磔如此直教養有所不至歟十步之内必有茂草萬家之邑豈無人焉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史臣書之以為戒恭以主上嚮意儒學方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天下武康去天子之都裁二千里王化所被德音咫尺然但見長廊深殿皆荒萃之教爾學舍頹弊鞠為茂草有識者誰能不慨縣令柔懦畏罪能言而不能行之此天子之不材吏先王之罪人也會詔修廢廟審上以屬明公其敢再拜

敬以禮義之事奉歸左右庶幾回鄒魯之風於筆端吹發士林之萌芽異時邑人簪紱交映絃誦相答至於帶經而鋤擔薪而歌者皆負國之重器史臣將書曰東西浙部使者以勸學厲賢聞故豈不粲然可觀哉伏惟不當深讓也

上姜朝議論發冢獄書

知府朝議執事某讀唐書循吏傳見田仁會為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

無冠跡逮為金吾有絲毫姦必發建中謫罰日數百辭元賞為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此二君殺人不疑初若剛忍少恕然曾不失循吏名者何書曰辟以止辟乃辟蓋行辟者將以止辟故辟而不疑譬之牧羊百而一狼縱横其間縱狼不除則羊且盡死而無餘骨百羊盡而狼欲未厭則一國之羊皆狼吻中物愛物者常不忍殺然此狼不殺果足以為愛物乎某愚有餘賤不可言輒因厥職

顧有獻於執事某事執事三月於兹矣知執事為良太守也修庠序如欲教其親子弟為上理財如視私帑中物禁民為非如去心腹間病庭少留訟而囹圄屢空也然某尚不能無疑者二三事爾前此有壞民冢破棺槨衣者又有白晝提金刃為羣盜傷人者嘗議緩其死此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故曰仁民而愛物之謂也然或曰仁者必有勇何也勇者勇於為義義者適事之宜而能斷者也君子犯義小人犯法不斷則亂亂則傷民而害

物民傷而物受害為仁者若之何其坐觀也破冢之患自其殊休戚者視之事若小然求其親親之心則銜寃抱痛甚於刳斸其膚背也羣盜提金及嘯呼造人之庭當是時一家知幾人其命懸此四五夫之手亦殆矣今姑以其偶無甚傷為可恕此二事切於其身者而後知之然冢間之盜既往不可悔已獨賊囚在獄彼蓋自分死所覔之當遺患於人而不細況諸邑椎埋之姦未盡悛彼嗜於利知必死猶不怖今復示以生路則彼何憚

而不為此祇以滋盜爾且去殺者仁政之國也然必先能勝殘則殺不除而去如其不然則謂之惠姦此未易行於今日至於誣告一事此某實懐憤悶不平勅云被殺被盜及因水火損敗而挾讐嫌妄指執人者從誣告法彼實被殺也實挾讐嫌也實妄指執人也今議者皆以為不然且毆人於十目所見之地又誣人者正其鬬徒而被誣者獨相去一里間未嘗相聞也逮毋為他弟來而二子傷矣將扶致以歸始求被誣者一家借輿是

誣人者一家皆嘗及鬬所較然知鬬之所由來為明白也獨其父云不知爾今市中朝有鬬者則一國之人暮皆知之豈有二子與人鬬一傷一且死又非在窮僻無人之處而倉卒及此經宿始以告官設令不親見其事則審之已熟矣今乃曰不知無是理也天下之親莫親於父子父子之間有屬於嫌而不可共議者雖或知之而辭以不知可也及其事有至此極者亦何情而紿其父令人有訟於官必謀之父兄以父兄為未盡又謀之親

識以親識猶未也則更謀之市人謀之吏而後以聞今此人果誣父以聞是致其父於重罪不孝莫大於此苟謀於父而以聞則誣告明矣將何往而逃責耶必曰彼獨與父言未嘗言於官不應罪則令而後子欲誣人則使父以告父欲誣人則辭以得於子誣告之法不復用矣漢宣帝詔年八十非誣告傷人他不坐誣告之惡其可深嫉自古如此且法者天下之法爾天子不能自專以付廷尉而州郡則以付理曹掾負此責者可謂重矣

然位卑身賤勢有以屈於人言不得行其志雖衆人亦蔑然下視之如無物嗚呼身可當此辱而法不可蔑視也執事素有髙誼淹留一州蓋無負於下者下之人實負執事不一某不果盡言之請試舉其略今執事下車如此其久也公家之事其大者行之當有條理而小者若一事偶未盡留意能自保無纖毫之缺乎某以為雖古良吏不能無缺也誠有之則拂心正色引義於左右前後以補執事之缺者果亦有其人乎無其人也其搖

尾搨翼哀鳴乞憐欲儌倖執事一日之誤知者亦何暇
及此自古人為善者有助未有孤立能以成事者執事
為善之勢亦孤矣某願執事引善人自助以報上分寄
之重後漢王渙為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
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
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以拾遺補
缺臣奉宣詔旨而已某願執事行之他日還朝以此謝
某江東鄙細人也以拙自許故每轉喉輒觸人諱頃得

此官凡二年當上終恐以拙招悔尤正復多病故又過所上期一年始自勉强以來執事憐其愚而貌接之甚温某亦誠不欲雷同苟且緘默為自安策以負執事於聽其言與不聽惟所取舍如何爾未信而深言宜有罪

上饒州安太守論朱逮獄書

秦始皇兼吞之世專任刑罰囹圄成市天下愁怨相與潰叛漢高帝初入關出民於密網中為摩其毒螫以膚肉之蕭相國鎮以無為而天下大喜所與約法特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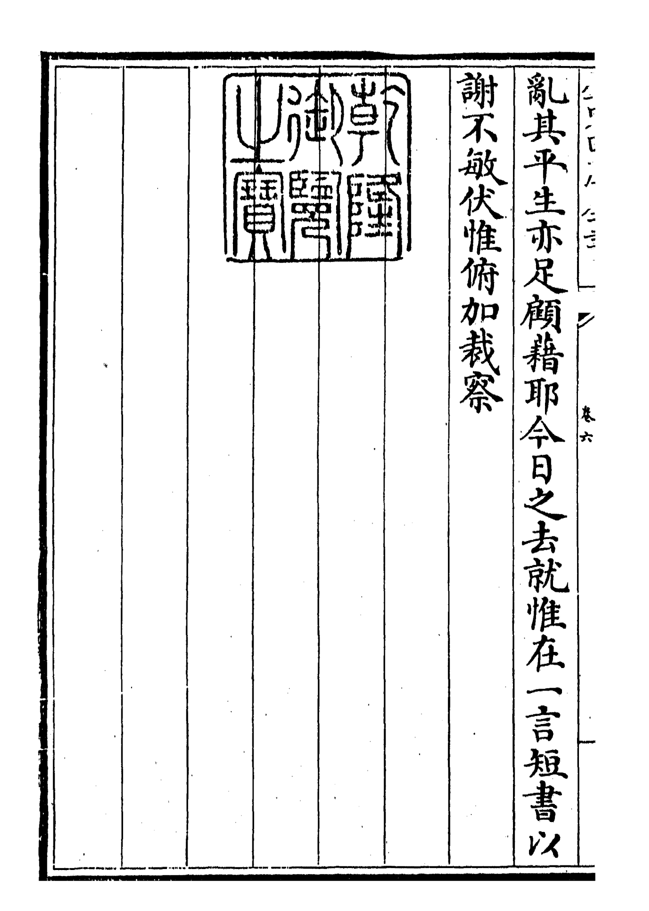
爾何其濶略也然必先曰殺人者死荀卿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寛惡也殺人者不可不死雖治古皆然而百王之所同也此非特為匹夫衆仇棄罪至重而刑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衆之所棄者誰獨與之存哉朱逮殺人具獄上法當論死有司請致之法執事疑焉某所未喻繼請不獲命卒排而去之蔑然也今而後不敢復譊譊求効愚計矣孤憤未攄庶幾有以自解者故尚欲為執事盡言之

小人固多怒喜鬬然怒不自作鬬必兩起至循其端而要其終則皆鬬也今石明之怒造端於朱逮而逮之鬬則明實起之既鬬也則皆謂之鬬矣律云鬬毆殺人者豈此之謂乎兵凶器也操兵者無善心石明之來意不利於朱逮明矣逮欲求脫死則更為計而已反以刃迎之者何也必知不能中明且死於明之手中之則死於法小人雖愚度能料此然一旦殺人若刺犬豕者其志非求脫死也直悍戇好鬬有不勝其怒爾律云雖因鬬

而用兵刃殺者與同注云謂人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拒而殺傷者豈此之謂乎且兵刃已逼己尚不得拒以刃況逮深居藩垣之内障以門户之固同處者數人而明特一夫爾去刃正復甚遠又安知必欲殺逮耶案云石明持兵呼殺此得於朱氏之黨耶果明之黨自伏有此言耶案云逮以從父祖在持兵備非常則石明初聞其父與逮鬬而持兵所以脱父之争亦足為説矣皆鬬殺也而律獨以刃者斬議云謂鬬而用刄即有害心曾

謂朱逮無害心乎今此不禁他日鬬者往往閉門而殺人矣開元間張公約與張楚立互相為殺楚既斷吭而公約自制不死中書舍人崔龜從請以故殺人論公約死彼二人非有怨嫵忿爭之心而為此不得免惡其以兵相賊爾比之以兵鬬者宜何如哉某不肖於人事殊不通曉讀書又不能自表見而書獄豈所長令不幸從事於其間偶簡書之曉然與思慮之所及者正不得不守官爾執事以為非也操數寸之管即可論之朝廷而

活之天子亦以性命千里付執事某何預焉使有司不失官守執事為上廣好生之德一舉而兩全之顧有不可哉某辱知薦之及日夜思所以答公議而無媿者自念不敢以市道事執事徒心非而口諾苟且為容悅也執事所以見録者非有左右為之容又非以其能順言阿意僕妾其態而嗟來之則執事亦必有以取之矣今既仰失纎芥意得一事為罷去名何啻濯汙於清泠中古人舍貴為賤舍富為貧正為此爾况升斗之粟反拂



亂其平生亦足顧藉耶今日之去就惟在一言短書以
謝不敏伏惟俯加裁察